

爱新觉罗瀛生◎著

郑再帅

殷

芳

辛格非◎整理

满语口语奇典

爱新觉罗瀛生书



满语口语音典

A Guide to Spoken Manchu

鐸若題 

爱新觉罗瀛生◎著

郑再帅 殷 芳 辛格非◎整理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语口语词典 / 爱新觉罗瀛生著; 郑再帅, 殷芳, 辛格非整理.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80252-445-3

I . ①满… II . ①爱… ②郑… ③殷… ④辛…
III . ①满语—口语—词典 IV . ① H221.9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9057 号

满语口语词典

爱新觉罗瀛生 著 郑再帅 殷芳 辛格非 整理

责任编辑: 郑再帅 殷芳

装帧设计: 王 烨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010-82885151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50 000

印 张: 27.5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445-3

定 价: 5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笔名常瀛生。满族。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1922年12月生于日本横滨，2013年5月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十三世孙，清末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启字辈。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燕京大学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顾问，民族出版社特约编审。1985年任北京满文书院教授、顾问。1986年受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时任政协北京市东城区第六届委员。1987年任满语研究会会长。2010年任北京市西城区文史学会顾问。自幼家学满语，精通满语语音、口语和方言，是爱新觉罗氏家族唯一的满语口语传人，国际知名的满语口语专家、满学家。出版满语及满学专著有《满语杂识》《速成自学满语基础讲义》《北京土话中的满语》《满语读本》《清宫庆隆舞初探》《老北京与满族》《燕情民意》《京俗溯源》《京城旧俗》等，在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交流期刊《满语研究》及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民族学核心期刊《满族研究》连续发表满语口语研究和满学研究论文数十篇。

郑再帅

汉族，1987年2月生于河南禹州。2008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年起受业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爱新觉罗瀛生先生，研习满语文。2011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满语文学习班。现任华艺出版社编辑、《满语口语音典》项目编辑、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北京市西城区文史学会会员。

殷芳

满族，1980年9月生于北京。2003年起师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爱新觉罗瀛生先生，研习满语文。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满语文研究班。曾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务，学苑出版社编辑。现任华艺出版社编辑、《满语口语音典》项目编辑、中国满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北京满学会学术秘书、北京市西城区文史学会理事。

辛格非

女，满族，1988年10月生于北京。201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1年起受业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爱新觉罗瀛生先生，研习满语文。同时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满语文学习班。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人员、华艺出版社《满语口语音典》项目编辑。

序 言

语言是记录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满语的文字形式，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当时明建州卫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为推动女真社会发展和建立政权需要，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文字，并由额尔德尼、噶盖等在借鉴周边蒙古语、汉语等的基础上完成了此项殊功。入关定鼎后，清廷定满语为“国语”，又称“清语”，并以满文与汉字同时发布诏、诰。满语日渐成为清朝早中期公文、奏报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语言。

在中华文化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大地北方古老的肃慎人、挹娄人、勿吉人、靺鞨人、女真人在历朝历代不断地与中原和周边各民族交流融合，最终在公元十七世纪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定名满族，严格来说满洲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确立，而是一个政治部落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当中包括东北地区的汉人、女真人、朝鲜人、蒙古人、扶余人、契丹和鲜卑（亦称西伯利亚）人。他们在女真部落主导下组成一个政治军事文化集团，被称作“满洲部落”。满族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当时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小中华民族。因此，满语诉诸文字创制虽晚，但兼具了各民族语言之特长，并吸纳了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满文书写借助蒙古文，流畅美观；满语声调优美，玉振金声，雄壮悦耳。学者奎善撰《满文源流》称扬满语：“读之亦简单易学，其拼音有用二字者，有用四、五字者，极合音籁之自然，最为正确，不在四声赅备也。”

满族人对本民族语言充满了自豪。但满族入主中原后，康熙、雍正、

乾隆深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朔正统在于文化，而汉文化的吸收与继承将止息中华广域之内民族隔阂的“华夷之辨”，故而大胆地、积极地完成历史意义的满洲部落汉化进程。当然，燕安日久，八旗子弟疏于“国语骑射”，民族融合加速也使朝廷官方语言环境由满语渐变为满汉双语。清中晚期后，作为清廷政治符号和满洲文化重要标志的满语也日趋衰微。延至清末，满语只是名义上的“国语”，甚至王公贵胄、朝廷重臣也不再使用。寒来暑往，数十年后，满语除在满族聚居区以口语方式存在，书面及官方发音语言和文字几乎绝迹，满文成为博物馆学术研究的文字。“文革”之后，满语教师老成凋谢，相继辞世。现如今，不论大学、研究机构，抑或文博单位，满语人才奇缺，满语传承乏人。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是知名满语专家，他以精通满语语音、口语和方言见长，享誉中外，而且在研究满学上造诣独到。瀛生先生出身贵胄世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三世裔孙，末代多罗顺承郡王文葵的胞弟。其父曾在横滨任总领事，同情革命，辛亥革命后任职民国政府。出于强烈大中华文化情怀，瀛生先生幼秉家训，不仅熟读儒家经典，更延师课读满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瀛生先生受族伯朴厚启蒙，学习满语三年，后拜“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阿克敦布门下，叩问求学，长达十六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又师从启功先生的外曾祖、一代满蒙汉文翻译宗师克敬之学习满、汉文翻译，问难请益，化被日深。四十年代中期，瀛生先生有幸得入声望素隆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门下，学习古汉语音韵学和西方语音学，因师生同为旗人，感情深厚。随师杖履期间，二人时常切磋语言音韵，得恩师海迪陶育，多有摄受，师生犹如当年孔子及其弟子，颇得“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乐。期间，瀛生先生还与日本学者、满文文献学家今西春秋有同窗之谊。1957年，瀛生先生又求教于来华执教北京大学的蒙古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蒙古学界著名学者

罗布桑旺丹教授，苦学蒙古语，提高满、蒙语翻译水平。数十年满语研习，受教多师，沉潜会心，对瀛生先生日后卓然立说大有裨益。就其学脉而言，师从满语专家以传统方式学习满语，是知其然；师从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学习中外音韵学史，是知其所以然。前者为匠师之学，后者是学者之学。瀛生先生以学者之学，修匠学之朴，相得益彰，博采众长，终成大器。

瀛生先生长期研究，厚积薄发，颇多高识。先生对西方语言学家在分类学中创出“通古斯-满语族”的说法颇持异议，认为满族的先祖肃慎人早在西周秦汉以前就生息蕃衍于白山黑水之间，瓜瓞绵绵，纒纒不绝，他们用的是古肃慎语言。而“通古斯”是中国古代“东胡”的转音，“东胡”是汉代之后方出现于史籍中的部族名。与其称之为“通古斯-满语族”，不如称之为“女真语族”或“肃慎语族”更为贴切。先生认为，从世界语言史观察，梵语、拉丁语、汉语因流传久远、特别是受早期书写条件的限制，造成了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的现象。而满语则不同，后金时代创制的满文是以建州女真语为主构成的，直接书写口语，言文一致，不存在书面语与口语差异悬殊的现象。满语可划分为东、南、西、北四部口音，其中西音又称京语，即北京满语。瀛生先生重点探讨了满语京语的演变、音变及音变与常音的关系，并与满语诸方言进行比较研究。他以大量实例证明，满语京语的口语与书面语之别仅在一些音变方面，并不涉及语音、词汇、语法之“语言三要素”。引起音变的原因在于满语书面语虽然写的是口语，但在人们口头上说“白”了，致使发生类似于汉语口语的“讹变”，即由正常音节变化而带来的节奏、轻重音、长短音等些许差异。

瀛生先生对满语和中华民族的满文化感情殷切。作为满语口语传人，他担心满语将步拉丁语后尘，被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取代，归于泯灭。

有清一代，留下多达 200 余万件（册）满文书写的档案文献（现分藏两岸故宫），或将永被尘封，乏人能识。千年殷鉴，昭昭在目，为传承满语、振兴满学，瀛生先生于 1987 年创办了国内首家满学研究会，出任会长，溥杰、胡絮青任顾问，邢院生任秘书长。该会积极联络满文学者，培养满学人才，出版“满学研究丛书”，激发了国人对满语的认识与重视。对满语存亡续绝耿耿在心的瀛生先生不顾年事高迈，亲自撰写满语教材，开班授业，传播薪火，培养了满语学生 300 余人，其中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留学生及中国台湾地区研究生。顾炎武《日知录》有云：“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正是出于这种历史责任感，瀛生先生锐心奋力，撰作不辍，留下了四部极具影响的满语著作：《满语杂识》、《北京土话中的满语》、《速成自学满语基础讲义》、《满语读本》，对满语的传承与研究厥功至伟。《左传》载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古训。瀛生先生潜心著述的满语著作即为立言的不朽之行。先生去世后，身后乏嗣，留下不少有关满语口语的书稿，今经其门生殷芳、郑再帅、辛格非三人悉心搜集整理，釐成定本，名为《满语口语音典》，幸得华艺出版社社长石永奇先生襄助，不日待梓。

《满语口语音典》涉笔不苟，通辨古今，幻化中西，溯源探流，征引赅洽，如骊颌探珠，多有创辟。对于满语口语学习而言，此书不啻一部指点迷津的宏著。相信东山启藏，付之枣梨，当于满语口语之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大有裨益。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参加满学学术活动及颁金节满族联谊聚会，那时即敬仰瀛生先生大名。其后，由殷芳先生介绍，与先生有数面之交，促膝深谈，小女格非亦是先生私淑弟子。记得五年前隆冬时节，在先生蜗居中畅谈历史文化，先生持赠《京城旧俗》一书，嘱托我再版时或序或跋。去年 5 月，先生遽然作古，惜痛莫名，再读先生遗著，题签手泽

尚新，如睹斯人风范。书中所夹纸条有我已写好的读后感，抄录如下，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瀛生先生的《京城旧俗》让我依稀记起儿时在北京西城区羊肉胡同、砖塔胡同的生活点滴。浑如梦境，确也真切！京城旧俗都带着“礼儿”，这些个“礼儿”也是“理儿”，是做人处事、待人接物，尽人之情、尽物之性的道理，是浸透在生活中的文化。京城旧俗透着“精细”，透着“雅趣”，透着“包容”。但愿随着时代的演进，移风易俗，能多回归点优秀传统，多“惦记”、多“典记”着点我们的祖宗。

《满语口语音典》就是这种“惦记”和“典记”。

国语骑射今称奇，

浩瀚典籍费凝思。

幸有耄耋承故事，

中华博大方得知。

是为序！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辛旗

二〇一四年十月

整理说明

《满语口语音典》是著名满语口语专家爱新觉罗瀛生先生的遗著。瀛生先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三世嫡孙，清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启字辈。自幼家学满语，精通满语语音、口语和方言，是爱新觉罗家族唯一的满语口语传人。

满语在清朝是官方语言，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传承至今已四百余年，但现在面临濒危。瀛生先生对抢救日趋乏承的满语口语杞忧益殷，以 90 岁高龄主持编著《满语口语音典》，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正式立项。遗憾的是，项目工作开展不久，先生即患病住院，于 2013 年春末夏初遽然仙逝。先生门人殷芳、郑再帅、辛格非感念师恩，将其遗稿及口述录音记录稿悉心整理、编辑成书，付梓出版，以遂恩师夙愿。

本书分为四个章节，分别是满语文简述、满语京语口语、满语诸方言与京语口语比较及满语单词入句音变。其中郑再帅承担全部书稿的录入、翻译、编校工作，殷芳负责全书稿件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辛格非参与了部分书稿的编务工作。

谨以此书向瀛生先生致敬，并寄以深切怀念！

编者

2014 年 10 月

前 言

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有无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已无从考证。但有据可考的是，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在建立金国之前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契丹字。完颜阿骨打率领众女真推翻辽代统治之后，于1119年（天辅三年）命完颜希尹首创女真大字，随后在1138年（天眷元年）又制女真小字。1234年，蒙古族灭金建元朝，女真文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到努尔哈赤时，女真文使用几近消失，女真族之间交流是借用蒙古文和汉文。随着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人的日益强大，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在调兵遣将、东征西战的同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创制满文的要求，并且亲自过问、指点。《清史稿·列传十五》中记载如下：

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改制。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请改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遵照努尔哈赤的旨意，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

点，仿照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即所谓“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这是满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扩大了与相邻民族的交往，并为后来女真人的全面统一，创建“后金”政权，以至入主中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满文，一经推行就对努尔哈赤创建的政权产生积极影响，在统一大业发挥巨大作用。但是，这种老满文创制于战事频繁的年代，又无可借鉴的经验，故而有许多先天不足。在推广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字母数量少、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语法不规范、字体不统一等等，这些问题极待改进。特别是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政权匆匆忙忙走进辽沈广大地域之后，其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对文字的需求与日剧增，老满文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老满文已势在必行。额尔德尼、噶盖于1599年创制满文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推广应用，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达海奉皇太极之命进一步改进完善了满文。

《满文老档》中记载：“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巴克什达海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

老满文的改革完善者是达海，他在老满文的改革完善工作中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其一，为老满文加上了圈点，以区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音；其二，为了借用汉语的外来词，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其三，规定了一些音节的连读，创造了一套语音规则。这样一改，使得满文在字体结构、语音拼读、语法规则上十分完善，彻底解决了老满文在过去

应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满文更科学合理，方便实用，成为了一种与汉文能并列使用的文字，一直沿用清代几百年。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对满族共同体形成起到了极大促进和推动作用。从额尔德尼、噶盖初创老满文到达海的改进完善，其间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满文最终成为最能反映满族语言特点的文字，也是比较完善、实用的满族自己的文字。作为清代的“国语”，在满族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满语有规范语和诸方言。规范语，即书面语，写的是建州女真语音，诸方言为各地各部女真语音。清代有文字记载而成书者共有三种：一是乾隆年版《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十二字头的三合切音标音，是规范语的标准音，此书是规范语音的规范本。二是雍正年版的《清文启蒙》，标注着京语十二字头的读音和音变。三是道光年的拉林满语十二字头注音读本。清代北京旗人俗称《御制增订清文鉴》为“皇本子”，俗称《清文启蒙》为“京本子”，俗称拉林注音读本为“仓本子”（由拉林仓而得名）。那时的满语语音教学就有这三种“本子”，此外如宁古塔语（东音）、盛京南满语（南音）、北满方言和阿勒楚喀语等，皆无注音读本，只靠口传，学塾教学也用这三种“本子”。老北京有三句歇后语，皆来源于这三种满语“本子”。一句是“皇本子——没错儿（或错不了）”，一句是“京本子——杂合面儿”；一句是“仓本子——土音儿”。分别举一例句说明如下。（1）北京话谓“确定无疑”、“毫无差错”为“没错儿”，表示十分肯定之意。如谓某事十分肯定时说“那件事儿啊，你放心吧，皇本子”（下隐“没错儿”或“错不了”）。（2）北京旗人至清代后期生活已很贫困，终日吃“杂合面儿”（玉米加杂粮磨成的），北京人吃“杂合面儿窝头”是日常食用的。“甲：您今儿个吃什么呀？”“乙：我还吃得起好的，天天是京本子”（下隐“杂合面儿”）。（3）北京人好讽刺人，嘲讽人说话有外

乡口音时，常说“你听他那腔儿，真是“仓本子”（下隐“土音儿”）。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内城还住着不少旗人，这三句歇后语还活在人们口头语中，近年来旗人年老者相继逝去，现在北京旗人至少在七旬开外者或许还记得，此外再也无人知晓了。

老北京的这三句歇后语对满语语音研究颇有意义。（1）乾隆版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是满语规范语音的范本，其三合切音法较其以前的汉字注音法准确得多，所以形成“没错儿”一语。清代满语教学以此书为必读课本，北京满族学童一入学塾即先读此，然后读清文诸书，如《清文启蒙》、《虚字》、《接字》之类。（2）《清文启蒙》标注着京语音变，集京语音之大成。京语是女真诸方言音的杂汇，前辈说“西音（京话）为众音之汇”，由此使人联想到混合诸菽粟而成的“杂合面儿”。（3）前辈说“京话到拉林变土了”，指的是它因受北满语音影响以及其自身发展而成一些异于京音的音，即称之为“土音”。老北京这三句歇后语的产生，皆因当时满语教学兴盛，人们学习者众，学习满语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着。歇后语的形成，无不由于这个原因。

1986年第二期《满语研究》中穆晔骏老师《拉林满语语音概论》一文于论述拉林满语语音的同时，实际上提出了国内外满语学界尚鲜探索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早期满语京语的语音，雍乾时代满语京语的语言，嘉道时代以至以后的满语京语语音。关于这些问题，迄今尚无专论。穆老师此文首先冲破中外学界在此问题上的沉默状态，开创性地指出了重要线索。该文中说“拉林满语，属于早期北京满语的分支。拉林满语分布区的居民，于清代乾隆九年以后，陆续由北京迁到拉林一带屯垦，……二百余年来，拉林满语的某些语音和语汇虽然已经有了若干变化，但是基本上尚保持着古朴的语言传统。拉林满语是比较标准的语言，……基本上属于常音发声的语言。……它的变音现象同常音比较，……数量要

比常音少得多。拉林满语的变音现象，是由长期的语言习惯，形成的变音发声，和一些在语流过程中的音变现象，再加上适应口语特点的元音和辅音有机拼合所构成的一种满语。……这种语言不是乾隆年间以后的北京规范语，但是他同规范满语比较，亦有不少相同之处……”随即指出：“雍正八年（1730年）在北京首次刊行了语法和口语发声法的通俗著作《清文启蒙》，这部书对北京口语提供了一些重要记述，特别是其中的异施清字部分，就是当时北京满语变音发声的词汇，尽管记述的不多，它为研究北京早期满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这两段引文十分正确地说明了京语在不同时代的语音状况，及其变化的原因。昔时我家先辈传授京语时，对此极为重视，遇机会就讲语音变化过程，以实例说明其变化的原因。终清之世，除《清文启蒙》记述了口语发声法并举出音变例词外，再无一书谈及此事，但前辈授课时口传了大量宝贵资料，惜未付诸文字，然其所言者与引文所叙尽相吻合，互相印证，不难查明京语语音实况及其变化过程。这是满语学界尚乏研究的问题。兹就管见所及，略述两点，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第一点，关于满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

世界语言史告诉我们，书面语是稳定的，变化极为缓慢；时间长了，口头语言几经变化，书面语则极少变化，于是书面语与口语脱节。梵文当初本与口语一致，后来与口语脱节。西塞罗时代（公元前一世纪）的拉丁文与口语一致，到公元四世纪已与口语脱节。汉语也是如此，研究者认为先秦古文与口语一致，到汉代即开始二者脱节。谁都知道汉语文言与白话有别，前者“之乎者也”，后者“的了吗呢”。当然，口头语言是第一性的，书面语言是第二性的。语言史应依口语而划分时期。古代汉语的语言结构较现代汉语复杂，声母和韵母数都比现在多。语言是由

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部分构成，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基础。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彼此关系密切，互相影响。语音对词汇和语法发生多方面的影响，而词汇和语法的发展也影响语音结构。于是梵、拉丁、汉等语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的现象。

满语则与此不同。满文的创制、满族共同体的组成、后金政权的建立，大体处于同时。满文创制而付诸使用，直接书写当时的语言，那就是女真语。后来成为满语，是随着族名改称满洲而来的。可见满文历史极浅，自开始使用就是书写口语，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言文一致。它完全不同于梵、拉丁、汉等语因悠久的历史过程而发生书面语与口语脱节。因此，决不可以认为满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等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满文使用一开始所写的就是满族共同体形成和后金政权建立时的女真语，至于满族先世自肃慎至靺鞨以迄后世的语言发展演变过程则于此毫无反映。从最早的满文书写物直至辛亥满文废而不用为止，满文书写的完全是口语。因为它的历史太浅，根本不存在书面语与口语脱节的事。如前所属，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三要素，古汉语在此三要素方面皆有不同于现代汉语之处。不要说先秦两汉魏晋的古汉语，近至宋元话本所反映的语言也不同于现代汉语。看看《大宋宣和遗事》中的话，读一读，立刻发现它与现代汉语有别，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明显表现，例如入声尚未完全消失，-m尾亦未绝迹，“的了吗呢”尚不似现代汉语那样普遍，更有不少说法为现代汉语所没有的，如“则个”，“打将来”，“便是”等等。到了十八世纪，《红楼梦》的话除不少是当时满语味道的汉语以外，大体已无别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据汉语史研究，魏晋以前是古代汉语时期，这还可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等等。隋唐以后就不属古汉语期了。这两年的发展演变，到明末清初才达到现代汉语的形成期。汉文记载着年代久远的历尽变迁的各时期的汉语，书